廣弘明集/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 ◄

廣弘明集
卷十一

► 卷十二

卷十一

○辨惑篇第二之七

△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

臣奕言：臣聞羲農軒頊，治合李老之風（彈曰：詩云：“上以風化下，下以諷刺上。”老子在周，為守書藏吏，如今秘書官也。本非天子，有何風化？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）。虞夏湯姬，政符周孔之教（彈曰：周公孔子，並是國臣，上述虞夏之教，下化澆薄之民，亦非人王，不得自為教主。豈令虞夏四君，卻符周孔之教耶）。雖可聖有先後，道德不別；君有沿革，治術尚同。竊聞八十老父，擊壤而歌，十五少童，鼓腹為樂。耕能讓畔，路不拾遺；孝子承家，忠臣滿國。然國君有難，則殉命以報仇（彈曰：既國並忠臣，何得有難？田常六卿之徒，不應起逆）；父母有扃，則終身以側侍。豈非曾參、閔子之友，庠序成林；墨翟、耿恭之儔，相來羽翼（彈曰：二十九代止一曾參，漢高已前獨推閔子，成林之言無實，羽翼之奏本虛。事太過矣）？乃有守道含德，無欲無求（彈曰：州吁叔段不能守道，夏桀殷紂唯事貪求），寵辱若驚，職參朝位（彈曰：潘崇弈澆，未肯若驚，季氏陽貨，亦居朝列）〗；荊山鼎上，攀附升龍；緱氏壇邊，相從駕鶴。瑤池王母之使，具禮來朝；碧海無夷之神，周行謁帝。所以然者，當此之時，共遵李、孔之教（彈曰：皇帝升龍，蓋是三皇之世。瑤池王母，復是周穆之時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，孔丘無名之日。不應反遵老教，卻習孔書），而無胡佛故也（彈曰：汝既稱無佛，亦不得有道）。

自漢明夜寢，金人入夢；傅毅對詔，辯曰胡神（彈曰：周世不來，傅毅豈知有佛？良以先來早有，傅氏得知先祖言佛，汝反稱無，五逆重殃，自貽永劫）。後漢中原，未之有信（彈曰：虛詞太過）。魏晉夷虜，信者一分（彈曰：禮樂衣冠，晉朝始備。汝既謗言夷虜，中夏是誰）；符融托佛，齋而起逆，逃竄江東。呂光假征胡而叛君，跱立西土（彈曰：時人嫉融，謗雲結聚。呂光征還，符主國破，遂居河右，霸在涼州。亦不由僧叛居西土）。降斯已後，妖胡滋盛，太半雜華（箴曰：慈悲所熏，出於末劫惡世。有緣得度，正在於斯）。搢紳門里，翻受禿丁邪戒；儒士學中，倒說妖胡浪語（箴曰：搢紳遵忍辱之服，儒士貴金口之談）。曲類蛙歌　聽之喪本，臭同鮑肆，過者失香（彈曰：發汝哇聲，揚汝鮑肆，聽之必知喪本，過者寧不失香，仰面唾天，自受其辱。斯言信兼矣）〗。復廣置伽藍，壯麗非一（箴曰：造生天之業，種脫苦之因），勞役工匠，獨坐泥胡（箴曰：爭運身手，儀像聖尊）。撞華夏之鴻鍾，集蕃僧之偽眾（箴曰：鳴百煉之神鍾，召三千之聖眾）。動淳民之耳目，索營私之貨賄（箴曰：感信心之耳目，發食癡之貨賄）。女工羅綺，剪作淫祀之幡；巧匠金銀，散雕舍利之塚（箴曰：女工羅綺，造續命之幡，巧匠金銀，起碎身之塔）。粳粱麵米，橫設僧尼之會；香油蠟燭，枉照胡神之堂（箴曰：粳粱米麵，爭陳福田之會，香油蠟燭，求照慈悲之堂）。剝削民財，割截國貯。朝廷貴臣，曾不一悟。良可痛哉（彈曰：朝廷稽古，舍俗歸真，崇敬釋門，不同邪見）！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，更新寶位；通萬物之屯否，再育黔黎。布李、老無為之風，而民自化；執孔丘愛敬之禮，而天下孝慈。且佛之經教，妄說罪福（箴曰：原教所由，示人斷惡之門，開人行善之路），軍民逃役，剃髮隱中；不事二親，專行十惡（箴曰：舍二親之恩愛，修十善之仁風。忍其小違以成大順）。歲月不除，奸偽逾甚。臣閱覽書契，爰自庖犧，至於漢高，二十九代，四百餘君。但聞郊祀上帝（彈曰：員丘南郊不免殺生之咎，豈如佛戒不殺為先？校量是非，斷可知矣），官治民察；未見寺堂銅像，建社寧邦。請胡佛邪教，退還天竺（箴曰：緣感則興，事濟便息，來往應物，隱顯隨時）。凡是沙門，放歸桑梓。令逃課之黨，普樂輸租；避役之曹，恒忻效力。勿度禿小，長揖國家（彈曰：昔嚴子陵不拜天子，趙元叔長揖司空，典籍稱其美也。況沙門是出世福田，釋氏為物外高士，欲令拜謁，違損處深，理不可也）。自足忠臣宿衛宗廟，則大唐廓定，作造化之主；百姓無事，為羲皇之民（彈曰：造化之世，人不輸租，羲皇之民，鼓腹而臥。聖明在上，豈信崔皓薑斌之詞者乎）。

臣奕誠惶誠恐（彈曰：事君盡忠，言而有信，聞奏不實，罪有所歸，誣罔國家，終須伏劍。豈惶恐能了耶），謹上益國利民事，十有一條如左。謹言（彈曰：如汝所奏，損國害民事，不可也）。

△上秦王論啟

沙門法琳等啟：琳聞情切者，其聲必哀；理正者，其言必直。是以窮子念達其言，勞人願歌其事。何者？竊見大業末年，天下喪亂，二儀沴黷，四海沸騰。波振塵飛，丘焚原燎；五馬絕浮江之路，七童有平壘之歌。烽燧時警，羽檄競馳，關塞多虞，刁鬥不息。道消德亂，運盡數窮，轉輸實繁，頭會箕斂，積屍如莽，流血為川，人不聊生，物亦勞止，控告無所，投骸莫從。百姓苦其倒懸，萬國困其無主。豈圖法輪絕響，正教陵夷？聖上興吊俗之心，順昊天之命，爰舉義旗，平一區宇。當時道俗蒙賴，華戎胥悅。於是葉天地而通八風，測陰陽而調四序；和邦國，敘人倫，功蓋補天，神侔立極。降雲雨而生育，開日月以照臨，發之以聲明，紀之以文物，恩沾行葦，化洽蟲魚。方欲重述九疇，再敷五教，興石渠之學，布庠序之風。遠紹軒羲，近同文景；功業永隆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者矣。竊見傅弈所上之事，披覽未遍，五內分崩；尋讀始周，六情破裂。嗚呼！邪言惑正，魔辯逼真，猶未足聞諸下愚，況欲上幹天聽？但奕職居時要，物望所知，何容不近人情，無辜起惡？然其文言淺陋，事理不詳，辱先王之典謨，傷人倫之風軌。何者？夫人有不言，言必有中。夫子曰：“一言同理，則天下歸之；一事乖常，則妻子背叛。”觀弈所上之事，括其大都，窮其始末，乃罔冒闕庭處多，毀辱聖人甚切。如奕此意，本欲因茲自媒，苟求進達，實未能益國利人，竟是惑弄朝野。然陛下應天順時，握圖受籙，赴萬國之心，當一人之慶。扶危救世之力，夷凶靜難之功，固以威蓋前王，聲高往帝。爰復存心三寶，留意福田，預是出家之人，莫不感戴天澤。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，酬報國恩；無識之徒，非違造罪，致令傅弈陳此惡言。　踴痛心，投骸無地。然僧尼有罪，甘受極刑，恨奕輕辱聖人，言詞切害。深恐邪見之者，因此行非。案《春秋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，恒星不見，夜明如日，即佛生時之瑞應也。然佛有真、應二身，權、實兩智，三明、八解，五眼、六通。神曰不可思議，法號心行處滅。其道也，運眾聖於泥洹；其力也，接下凡於苦海。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，夢見金人以來，像教東流，靈瑞非一，具在漢、魏諸史，姚、石等書。至如道安、道昱之輩，圖澄、羅什之流，並有高行深解。當世名僧，盡被君王識知，貴勝崇重。自五百餘年已來，寺塔遍於九州，僧尼溢於三輔，並由時君敬信，朝野歸心。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，實荷人王之力也。世間君臣父子，猶謂恩澤難酬，昊天不報，況佛是眾生出世慈父，又為凡聖良醫，欲抑而挫之，罪而辱之，不可得也。仰尋如來，智出有無，豈三皇能測？力包造化，非二儀可方。昔吳太宰嚭問孔丘曰：“夫子聖人歟？”孔子對曰：“丘博識強記，非聖人也。”又問：“三王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三王善用智勇，聖非丘所知。”又問：“五帝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五帝善用仁信，聖亦非丘所知。”又問：“三皇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三皇善用時政　聖亦非丘所知。”太宰大駭曰：“然則孰為聖人乎？”夫子動容有間，曰：“西方

之人，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”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，孔丘豈容隱而不說？便有匿聖之愆。以此校量，推佛為大聖也。《老子西升經》云：“吾師化遊天竺，善入泥洹。”《符子》云：“老氏之師，名釋迦文。”直就孔、老經書，師敬佛處，文證不少。豈奕一人所能謗鷙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，罪三皇，非五帝。至今讀之，人猶切齒，以為前鑒。良可悲夫！

主上至聖欽明，方欲放馬休牛，軾閭封墓，興皇王之風，開釋老之化，狂簡之說，尤可焚之。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，有佛則虐政祚短者，案堯、舜獨治不及子孫，夏殷周秦王政數改，蕭牆內起，逆亂相尋。爾時無佛，何因運短？但琳預居堯世，日用莫知，在外見不便事，恐蕃國遠聞，謂華夏無識。夫子曰：“言滿天下無口過，行滿天下無怨惡。言之者欲使無罪，聞之者足以自誡。”傅弈出言不遜，聞者悉驚，有穢國風，特損華俗。謹錄丹款，冒以啟聞。伏惟大王殿下，天挺英靈，自然岐嶷，風神穎越，器局含弘，好善為樂，邁彼東平，溫易是歡，更方西楚。加以阿衡百揆，式序六條，德既褰羅，仁兼裂網。開康莊之第，坐荀卿之賓，起修竹之園，宴文雅之客。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，信可譽形朝野，美貫前英者焉。但琳等內顧闕如，方圓寡用；念傅弈下愚之甚，愧凡僧禿丁之嗬。惡之極也，罪莫大焉。自尊盧赫胥已來，天地開辟之後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。不任斷骨痛心之至，謹錄奕害事，輒述鄙詞，件答如左。塵黷威嚴，伏增殞絕，謹啟。

奕云：“海內勤王者少，樂私者多，乃外事胡佛，內生邪見。剪剃髮膚，回換衣服。出臣子之門，入僧尼之戶。立謁王庭，坐看膝下，不忠不孝，聚結連房。且佛在西域，言妖路遠，舍親逐財，畏壯慢老。重富強而輕貧弱，愛少美而賤耆年，以幻惑而作藝能，以矯誑而為宗旨。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。作鬼不兼他族，豈可催驅生漢，供給死胡？賤此明珠，貴彼魚目？違離嚴父而敬他人？何有跪十個泥胡而為卿相？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？據佛邪說，不近人情。且佛猾稽，大言不及旃孟；奢侈造作，罪深桀紂。入家破家，入國破國者。”對曰：“夫出家者，內辭親愛，外舍官榮，志求無上菩提，願出生死苦海。所以棄朝宗之服，披福田之衣，行道以報四恩，立德以資三有，此其之大意也。若言佛為胡鬼，僧是禿丁者，案孔、老經書，漢魏已來，內外史籍，略引孔、老師敬佛處，文證如左，以答邪人，冀其伏罪。道士《法輪經》言：“若見沙門，思念無量；願早出身，以習佛真。”又云：“若見佛圖，思念無量，當願一切普入法門。”

《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》四十九願云：“若見沙門尼，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。”《老子升玄經》云：“天尊告道陵，使往東方，詣佛受法。”

道士《張陵別傳》云：“ 陵在鵠鳴山中，供養金像，轉讀佛經。 ”《升玄》又云：“ 東方如來，遣善勝大士，詣太上曰：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，故遣我來看子。語張陵曰：卿隨我往詣佛所，當令子得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陵即禮大士，隨往佛所。 ”

《老子西升經》云：“ 吾師化遊天竺，善入泥洹，智慧觀身。 ”《大戒經》云：“ 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。 ”

《升玄經》云：“ 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，供主不得計飲食費，遏截不聽，當推置上坐，道士經師自在其下。 ”《升玄》又云：“ 道士設齋供，若比丘來者，可推為上坐，好設供養。道士經師自在其下。若沙門尼來聽法者，當穩處安置，推為上座。供主如法供養，不得遮止。 ”

《化胡經》云：“ 願采優曇花，願燒栴檀香，供養千佛身，稽首禮定光。 ”又云：“ 我生何以晚，泥洹一何早，不見釋迦文，心中常懊惱。 ”

《靈寶消魔安志經》云：“ 道以齋為先，勤行當作佛（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），故設大法橋，普度諸人物。 ”《老子大權菩薩經》云：“ 老子是迦葉菩薩，化遊震旦。 ”

《靈寶法輪經》云：“ 葛仙公生始數日，有外國沙門，見仙公禮拜。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：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，今來漢地教化眾生，當遊仙道，白日升天。仙公自語弟子云：吾師姓波閱宗，字維那訶，西域人也。 ”

《仙人請問眾聖難經》云：“ 葛仙公告弟子曰：吾昔與釋道徵、竺法開、張太、鄭思遠等四人，同時發願。道徵、法開二人願為沙門，張太、鄭思遠願為道士。 ”《仙公起居注》云：“ 於時生在葛尚書家，尚書年逾八十，始有此一子。時有沙門，自稱天竺僧，於市大買香。市人怪問，僧曰：‘ 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，吾將此香浴之。 ’到生時，僧至燒香。右繞七匝，禮拜恭敬，沐浴而止。 ”《仙公請問上經》云：“ 與沙門道士言，則志於道。 ”《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》云：“ 施佛塔廟，得千倍報，布施沙門，得百倍報。 ”《升玄內教經》云：“ 或復有人，平常之時不肯作福，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，了無從意。 ”云云。

道士陶隱居《禮佛文》一卷。

《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》曰：“施散佛僧，中食塔寺。一錢已上，皆二萬四千倍報。功少報多，世世賢明，玩好不絕。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。

《仙公請問經》云：“復有凡人，行是功德，願為沙門道士、大博士，至後生便為沙門，大學佛法，為眾法師。復有一人，見沙門道士，齋靜讀經，乃笑曰：‘彼向空吟經，欲何希耶？虛腹日中一食，此罪人耳。’道士乃慈心喻之，故執意不釋，死入地獄，考毒萬苦。”

《仙公請問經》云：“五經儒俗之業，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。”

《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》云：“吾曆觀諸天，從無數劫來；見道士百姓，男子女人，已得無上正真之道；高仙真人、自然十方佛，皆受前世勤苦求道，不可稱計。”

《法輪妙經》云：“道言夫轉輪不滅，得還生人中。大智慧明達者，從無數劫來，學已成真人高仙、自然十方佛者，莫不從行業所致也。”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。

案《周書異記》云：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，甲寅歲四月八日，江河泉池，忽然泛漲，井水皆溢出。宮殿人舍，山川大地，咸悉震動。其夜五色光氣，入貫太微，遍於西方，盡作青紅色。周昭王問太史蘇由：“是何祥也？”由對曰：“有大聖人，生於西方，故現此瑞。”昭王曰：“於天下何如？”由曰：“即時無他，一千年外，聲教被及此土。”昭王即遣鐫石記之，埋在南郊天祠前。當此之時，佛初生王宮也。穆王即位三十二年，見西方數有光氣，先聞蘇由所記，知西方有聖人處世。穆王不達其理，恐非周道所宜。即與相國呂侯，西入會諸侯於塗山，以禳光變。當此之時，佛久已處世。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，暴風忽起，發損人舍，傷折樹木。山川大地，皆悉震動。午後天陰雲黑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南北通過，連夜不滅。穆王問太史扈多曰：“是何征也？”對曰：“西方有大聖人滅度，衰相現耳。”穆王大悅，曰：“朕常懼於彼，今已滅度，朕何憂也。”當此之時，佛入涅槃。

史錄曰：“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：‘孰為聖人乎？’孔子曰：‘西方之人，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’”

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。

奕云：“僧尼六十已下，簡使作民，則兵強人眾。”奕云：“寺多僧眾，損費為甚。凡是寺舍，請給孤老貧民、無宅義士，三萬戶州唯置一寺，草堂土塔，以安經像。遣胡僧二人，傳示胡法。”

奕云：“西域胡者，惡泥而生，便事泥瓦。今猶毛臊，人面而獸心。土梟道人，驢騾四色，貪逆之惡種。佛生西方，非中國之正俗，蓋妖魅之邪氣。”

奕云：“庖犧已下，一十五代。父子君臣，立忠立孝，守道履德，生長神州，得華夏正氣，人皆淳樸。以世無佛故也。”奕云：“秦起秦仲，三十五世，六百三十八年。”

奕云：“帝王無佛，則大治年長，有佛則虐政祚短。自庖犧已下，二十九代，而無佛法，君明臣忠，國祚長久。”奕云：“未有佛前，人民淳和，世無篡逆。”

奕云：“佛來漢地，有損無益。”

奕云：“趙建武時，有道人張光反，梁武時僧光反。況今僧尼二十萬眾，須早廢省。”一答廢省僧尼事者

對曰：“夫形跡易察，而真偽難明。自非久處，未可知矣。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：經教所述，凡有三科。一者禪思入微，二者諷味遺典，三者興建福業。然有興福之人，不存禁戒，而跡非阿練者。或有多誦經文，諷詠不絕，而不能暢說義理者。或有年已宿長，雖無三科可紀，而體性貞正，不犯大非者。以此校量，取舍難辯。案《出家功德經》云：度一人出家，勝起寶塔至於梵天。何者？人能弘道，自利利他，潔己立身　津梁七世。請有罪者，依法苦治，無過者為國行道。”

一答“毀寺、給民草堂安像”。

對曰：“法流漢地，五百餘年。寺舍僧尼，積世來有。龕塔堂殿，皆是先代興營；房宇門廊，都由信心起造。或為存歿二親，及往生七世，求將來勝報，種見在福田，咸出彼好心。非佛僧課立。《書》云：‘成功不毀。’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，夫子謂之仁人。況佛為三界良田，四生父母，唯可供養，不可毀除。佛雖去世，法付人王。伏惟陛下再造生民，重興佛道，即是如來大檀越主。請遵漢明、永平之化，近同文帝、開皇之時。

”

一答“西域胡者，人面獸心，貪逆惡種，佛生西方，妖魅邪氣”者。

對曰：“案《史記》曆帝（紀）、王儉《目錄》，及陶隱居《年紀》等云：庖犧氏蛇身人首，大庭氏人身牛頭，女媧氏亦蛇身人頭，秦仲衍鳥身人面。夏禹生於西羌，文王亦生西羌。簡狄吞燕卵而生偰，伯禹剖母胸背而出。伊尹托自空桑，元氏魏主亦生夷狄。然並應天明命，或南面稱孤，或君臨萬國。雖可生處僻陋，形貌鄙粗，而各御天威，人懷聖德。老子亦托牧母，生自下凡。何得以所出庸賤，而無聖者乎？夫子云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’信哉斯言也！僉曰：‘有道則尊，豈簡高下。’故知聖應無方，隨機而現。尋釋迦祖禰，蓋千代輪王之孫，剎利王之太子。期兆斯赴物感，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。南閻浮提之大國，垂教設方，但以利益眾生為本。若言生在羌胡，出自戎虜，便為惡者，太昊文命皆非聖人，老子文王不足師敬。案《地理志》《西域傳》言，西胡者，但是蔥嶺已東三十六國，不關天竺佛生之地。若知妄說，何罪之深！若不知浪言，死有餘責。

一答“庖犧已下二十九代，父子君臣立忠立孝，守道履德。稟華夏正氣”者。對曰：“《史記》《淮南》等云，黃帝時，蚩尤銅頭鐵額，作亂天下，與黃帝戰於阪泉。以登帝位，蚩尤逆命，復戰涿鹿之野。凡經五十二戰。顓頊時，又誅三苗於左洞庭，右彭蠡。《汲？竹書》云，舜囚堯於平陽，取之帝位。今見有囚堯城。舜又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。堯上射九日，落其烏羽（《楚詞》：“十日代出，流金鑠石。”）。繳大風於青丘，斬修蛇於洞庭，戮封豕於大澤，殺九嬰於洵水。《尚書》云：‘洪水滔天，懷山襄陵，黎民阻饑，百姓昏墊。’禹時百姓各以其心，而柏穀子退耕於野，三苗不修德政，禹親滅之。夏桀之居，左河濟，右太華，伊闕在其南，羊腸背其北。焚皇圖，殺龍逢，囚成湯，縱妹嬉。修政不仁，湯放滅之。湯凡九征，二十七戰。大旱七年，河洛竭流，銷金爍石。高宗伐鬼方。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，恣十惡之害，流五虐之刑，剖賢人之心，刳孕婦之腹，囚文王，禁箕子。周武王伐紂於牧野，血流漂杵，誅之鹿台。王親射紂，躬懸頭太白之旗。而夷齊非之，不食其粟。孔子曰：‘武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’武王之世，三監作亂；成王之日，二叔流言。宣王六月出征。《詩》云：‘薄伐獫狁，至於太原。’《采薇》遣戍役云：‘北有獫狁之難，西有昆夷之患。’《采芑》又云：‘宣王南征。’”

對曰：“上來所道，並是三皇已下，三王之時，必能守道履德，懷忠奉孝。爾時無佛，

足可清平，何為世世興師，兵戈不息？至於毒流百姓，殃及無辜，乃為姚石、慕容、永嘉之世，豈名蕩蕩無為之時？邪見失言，一何謬矣。

一答“秦仲已下三十五世，六百餘年”者。對曰：“《史記》云：‘自殷已前，諸侯不可得而譜，為多失次第，年代難知。’故《尚書》但以甲子為次第，而無年月者，良以史闕不記也。邪見乃始於秦仲，迄於二世，有六百餘年者。一往似長，出何的證？案春秋已前，秦本未有；春秋已來，始有秦伯。當《春秋》時，秦仲時漸霸，但是周之小邑。孝王之世，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，不承天命，未有正朔。曾孫秦仲，宣王之世，始受車馬侍御之臣。仲孫襄公，以送平王東遷，進爵為伯。文公已下，始見《史記》。自茲訖滅，不過二百餘年。《史記竹書》及《陶公年紀》皆云秦無曆數，周世陪臣，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。何因得有年紀，續至胡亥？《史記》但從厲公列之，一百一年，終於二世。縱有年代，皆附《春秋》，自無別紀。？王之末，秦昭襄王因周微弱，始滅周國，僭號稱王。諸史相承，秦惟五世四十九年。齊秘書揚玠《史目》云秦自始封至滅，凡三十五世，六百餘年者，蓋取始封秦號，經六百餘年，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。邪見乃延秦短祚，冒上長年，一何虛妄哉！

一答“帝王無佛，大治年長，有佛，則紘政祚短，自庖犧已下，爰至漢高，二十九代，而無佛法，君明臣忠”者。

對曰：“夫理貴深據，言資實錄。何故庖犧獨治，不及子孫？堯、舜二君，位居五帝，堯則翼善傳聖，舜亦仁盛聖明。如《尚書》二典論其化民治道，功業最高。民無能名，則天之明君也。堯又廢兄自立，其子丹朱不肖，舜父頑母嚚，並止一身，不能及嗣。爾時無佛，何不世世相傳，遽早磨滅？”

《陶隱居年紀》云：夏禹治九年，羿篡十五年，浞篡十二年，夏皋十一年，夏發十二年。

對曰：“《書》云：‘舜禹之有天下，巍巍乎其有成功，煥乎其有文章。’《大禹謨》云：‘禹能卑宮菲食，皂帳絺衣。’而盡力於溝洫，為民治水，於民有功，若皇天輔德，何為天祚不永，治止九年？《勘年紀》云：夏後相及，少康之世，其臣有窮羿、寒浞，及風夷、淮夷、黃夷、斟尋等國。並相次作亂。凡二十六年，篡夏自立。當時無佛，篡逆由誰？”

殷湯治十三年，外丁治三年，仲壬治四年，大甲治十年，沃丁治十三年，太戊治十年，

外壬治三年，沃甲治四年，盤庚治九年，小辛治七年。

對曰：“湯仁不殺，開三面之網，放夏桀於鳴條之野，甚有仁德。爾時無佛，何以天曆不長？外丁、外壬，其年轉促？《尚書》云，湯行九伐，太甲五征，伊尹立湯子勝，又立勝弟仲壬，又放太甲於桐宮。《汲蒙書》云：伊尹自篡立，後太甲潛出，親殺伊尹而用其子。既稱忠樸之世，爾時無佛，何為起蕭牆，君臣無道？”

周武王治十一年，懿王三年（絕嗣），僖王五年（絕嗣），頃王六年，匡王六年，元王八年，烈王七年，靜王六年，貞王八年，悼王一百一日，哀王三月，思王五月。

對曰：“武王伐紂，師渡孟津，白魚入舟，應天嘉命。《諡法》曰：‘剋定禍亂曰武。’民賴來蘇，式閭封墓，休牛放馬，治致太平。汝言無佛年長，何因祚短；治十一年？懿王、僖王，更復絕嗣，周武王時無佛，壽祚更窮，子孫披猖，須臾運徙。”

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，昭王五年（滅周後始稱王，在位五載），孝文王式一年，襄王楚三年，始皇政三十七年，胡亥三年，殤帝子嬰四十六日。

對曰：“周顯王五年，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，秦權周政。《竹書》云，自秦仲之前，卒無年世之紀。陶公並云，秦是篡君，不依德政，次第不在五運之限，縱年長遠，終非帝王。以短為長，指虛為實，有何意見？秦時北築，長城備胡，偽殺扶蘇，矯立二世，陳勝蟻聚，作亂關東。”

漢高祖十二年，惠帝七年，文帝高祖第四子，非嫡。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，非嫡。
對曰：“漢初凶奴入塞，烽火照甘泉宮。南越不賓，乃習水戰。孝景時，吳楚七國皆反。昭帝崩，立兄子昌邑，王即位二十七日，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。霍光廢之，後立宣帝。此時無佛，何為乃爾？”

後漢凡十二帝，一百九十五年，光武三十三年，孝明十八年，章帝十三年，和帝十七年，安帝十九年，順帝十九年，桓帝二十一年，靈帝三十一年，獻帝三十年。

對曰：“《後漢書》云：光武撥亂反政，明帝致治升平。民無百里之憂，吏無出門之役，麒麟入囿，神鳳棲桐，赤雀文龜，蒼烏白鹿，嘉瑞備臻，兆民胥慶。垂沕滑磅礴之恩，布通天漏泉之澤。《論衡》等書並云後漢嘉祥，不慚周夏，汝言有佛祚短，何故長年？

隱居云：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，凡二百八十二歲。托跋元魏一十七君，合一百七十九年。爾時佛來，何故年久？”

一答“佛未出前，世無篡逆”者。

對曰：“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，四十八年，悼王立。一百一日，為庶弟子朝所害。敬王弟哀王治三月，思王外。哀王弟治五月，思王殺之。孝王復殺思王。三王共立一年（出楊玠《史目》陶公《年紀》）。奕云：“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，小宛國兵二百人，戎盧國兵三百人，渠勒國兵三百人，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，鬱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，單相國兵四十五人，孤胡國兵四十五人。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，皆得紹其王業，據其土地，自相征伐，屠戮人國。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眾，共結胡法，足得人心，寧不備豫之哉？”對曰：“檢《漢書·西域傳》云，旦末、小宛等八國，並是蔥嶺已東漢域胡國，計去長安不經萬里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。又無僧尼在中謀逆，縱彼造惡，何關此僧。但奕狂鬼入心，外興邪說，虛引往事，假謗今賢。達者知其浪言，愚人必生異見，惑亂朝野，深可痛哉。”

一答“佛來漢地有損無益，入家破家，入國破國。漢明之時佛法始來”者。

對曰：“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，諸佛大人，遊涅槃之妙苑，住般若之真空，不可以言象求，不可以情慮揆。形同法性，壽等太虛，但應物現身，如水中月。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，羅漢睹丈六之容。大滿虛空，小入絲忽，隨緣應質，化無常儀。尋釋迦之肇，依《後漢郊祀》《晉》《魏》等書，及王儉《史錄》，費長房《三寶錄》，考校《普曜本行》等經並云：佛是周時第十五主，莊王九年癸巳之歲，四月八日，乘栴檀樓閣，現白象形，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，剎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。至十年甲午四月八日夜，鬼宿合時，於嵐毗園波羅樹下，從摩耶夫人右脅而生。放大光明照，三千世界。《瑞應經》云：‘佛星下現，侍太子生。’《本行》又云：‘虛空無雲，自然而雨。’《左傳》云：‘星隕如雨。’杜氏注解云：‘蓋時無雲。’然與佛經符合，信知佛生時也。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，四十九年處世說法。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，於拘屍城入般涅槃。自滅度已來，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，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。滅後二百一十六年，東天竺國有阿育王，收佛舍利，役使鬼兵，散起八萬四千寶塔，遍閻浮提。我此漢地九州之內，並有塔焉。育王起塔之時，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。塔興周世，經十二王，至秦始皇三十四年，焚燒典籍，育王諸塔由此淪亡，佛家經傳靡知所在。如釋道安、朱士行等經錄目云，始皇之時，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

八賢者，齎持佛經來化始皇。始皇不從，乃囚防等。夜有金剛丈六人，來破獄出之。始皇驚怖，稽首謝焉。問曰：雖有此說，年紀莫知，以何為證？請陳其決。答曰：前漢成帝時，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：向博觀史籍，備覽經書，每自稱曰，餘遍尋典策，往往見有佛經。及著《列仙傳》云，吾搜檢藏書，緬尋太史，創撰列仙圖。自黃帝已下，六代迄到於今，得仙道者，七百餘人，向撿虛實，定得一百四十六人。又云，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。推劉向言藏書者，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。或云，夫子宅內所藏之書，據此而論，豈非秦漢已前，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，亦在七十四之數。今《列仙傳》見有七十二人。

案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云，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，文殊至雪山中，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，還歸本土入於涅槃。恒星之瑞即其時矣。案《地理志》《西域傳》云，雪山者，即蔥嶺也。其下三十六國，先來奉漢，以蔥嶺多雪，故號雪山焉。文殊往化仙人，即其處也。詳而檢之，劉向所論可為證矣。雖遭秦世蠹除，漢興復出，所以荊、楊、吳、蜀、扶風、洛陽，有寶塔處皆發神瑞，具在眾書。依撿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，劉向撰《列仙傳》明矣。故知周世，佛法久來生育。又云：有佛祚短，良可悼矣。依經律云，釋迦正法千年，像法千年，末法萬年。五千年已還，四眾學者得三達智，證四道果。末法已去，猶披袈裟。勘《周書異記》云，穆王聞西方有佛，遂乘驊騮八駿之馬，西行求佛，因以攘之。據此而推，同上法師答高麗使，佛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，至武德五年，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。信穆王之世，法已東行，劉向之言，益為明證矣。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墨灰，以問東方朔。朔云：非臣所知，可問西域胡人。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，因以事問。蘭云：是劫燒餘灰也。方朔既博識通人，生知俊異，無問不酬，無言不答，豈容不達，逆記胡人？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，勝人必降，故有斯對也。佛既去世，阿難總持，一言不失，迦葉結集，羅漢千人，咸書皮紙，並題木葉。致令五百中國，各共奉持；十六大王，同時起塔。逮於漢世東流二京，所經帝王十有六代，翻梵經本為漢正言，相承至今，垂六百祀。是以佛日再曜，起自永平之初；經像重興，發於開皇之始。魏人朱士行，沙門衛道安等，並為紀錄，總其華戎道俗，合有一百八十二人。所譯經律，或論大小乘，三藏雜記等，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，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。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，流慧日於三有之中，汲引將來，永傳勝業，教人舍惡行善。佛法最先益國利民，無能及者。汝言破家破誰家？破國破誰國？邪見豎子，無角畜生，夙結狼心，久懷蠆毒。無絲髮之善，負山嶽之辜，長惡不悛，老而彌篤。乃以生盲之慮，忖度聖尊。何異尺璟之笑大鵬，井蛙不信滄海，可謂闡提逆種，地獄罪人。傷而憫之，故為論也。尋夫七十二君，三皇五帝，孔丘、李耳，漢地聖賢，莫不葬骨三泉，橫屍九壤。未有如佛舍利，現瑞放光，火燒不燃，砧錘不碎，於今見在，立試可明。且據此一

條，足知佛法之神德也。震旦諸聖，孰與為儔？乃欲毀而滅之，事難容忍，傷風敗俗，虧損福田；誑惑生民，汙點朝野。實可歎矣！”

奕云：“佛法來漢，無益世”者。

對曰：“準上以談，此土先聖，亦未可弘矣。至如孔子，周靈王時生，敬王時卒。計其在世，七十餘年。既是聖人，必能匡弼時主，何以十四年中，行七十國；宋伐樹，衛削跡，陳絕糧，避桓魋之殺，慚喪狗之呼？雖應聘諸侯，莫之能用。當春秋之世，文武道墜，君暗臣奸，禮崩樂壞。爾時無佛，何因逆亂滋甚，篡殺由生？孔子乃婉娩順時，逡巡避患，雖保妻子，終壽百年，亦無取矣。或發‘匏瓜’之言，興‘逝川’之歎，然復遜詞於季氏，傷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。及西狩獲麟，遂返袂拭面，稱吾道窮。雖門徒三千，刪詩定禮，亦疾‘沒世而名不稱，吾何以見於後世’矣。遭盜蹠之辱，被丈人之譏。校此而論，足可知也。若以無利於世，孔、老二聖，其亦病諸，何為訥其木舌，而不陳彈也？”

一答“寺饒僧眾，妖孽必作，如後趙沙門張光，後燕沙門法長，南涼道密，魏孝文時法秀，太和時惠仰等，並皆反亂”者。

對曰：“撿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，並無此色人。出何史籍？苟生誣枉，誑惑君王，請勘國史，知其妄奏。案前、後《漢書》，即有昆陽、常山、青泥、緣林、黑山、白馬、黃巾、赤眉等數十群賊，並是俗人，不關釋子。如何不論？

《後漢書》云：‘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，兼挾鬼道，往來劉焉之家，後為益州刺史。任魯為督義司馬，魯共別部司馬張脩，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。斷絕斜穀，殺漢使者。魯既得漢中，又殺張脩而並其眾。於時假托神言，黃衣當王，魯因與張角等相應，合集部眾，並戴黃巾，披道士之服。數十萬人，賊害天下。自據漢中，垂三十載，後為曹公所破，黃衣始滅。’爾時無一沙門，獨饒道士，何默不論？然漢魏名僧德行者眾，益國甚多，何以不說？但論揚惡，專論人短，豈是君子乎？

《魏志》曰：‘張魯字公旗，祖父陵客蜀學道。在鵠鳴山，造作道書以惑百姓。從受道者，出米五鬥，世號米賊。陵死，子衡傳業。衡死，魯復傳之。陵為天師，衡為嗣師，魯為係師。自號三師也。素與劉焉善。焉死，子璋立，以魯不順，殺魯母及家室。魯遂據漢中，以鬼道化民。符書章禁為本，來學者初名鬼卒。受道者用金帛之物，號為祭酒，

各領部眾。眾多者名治頭，有病者令首過，大都與張角類相似。’《後漢皇甫嵩傳》云：‘巨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，奉事黃老，行張陵之術。用符水祝法以治病，遣弟子八人，使於四方，以行教化。轉相誑惑，十餘年間，眾數十萬。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荊、楊、兗、豫八州之民，莫不必應，遂置三十六方。方猶將軍號也。大方萬餘人，小方六千人。訛言蒼天死，黃天當立；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以白土書京邑寺門，皆作甲子字。中平元年三月五日，內外俱起，皆著道士黃服黃巾，或殺人祠天。於時賊徒數十萬眾，初起潁川，作亂天下，並為皇甫嵩討滅。’

南鄭反漢而亡蜀（出《魏書》），孫恩習仙而敗晉（出《晉書》），道育醮祭因而禍宋（出《宋書》），於吉行禁殆以危吳（出《吳書》），

公旗學仙而誅家（出《華陽國志》），陳瑞習道而滅族（事在《晉陽秋》），魏華叛夫（出《靈寶經序》），張陵棄婦（見《陵傳》）。

子登背父衛叔去兄（出《神仙傳》）。右古來道士，破家破國為逆亂者，略引如前。”

對曰：“自陵三世，專行鬼道，符書章醮，出自道家。禁厭妖孽，妄談吉凶，奸由茲起。然吳魏已下，晉宋已來，道俗為妖數亦不少，何以獨引眾僧，不論儒、道二教？至如大業末年，世充、李密建德武周，梁師都、盧明月、李軌、朱粲、唐弼、薛舉等。並是俗人，曾無釋氏。何為不道？事偏理局，黨惡嫉賢，為臣不忠明矣。”

奕云：“請胡佛邪教，退還西域；凡是僧尼，悉令歸俗”者。

對曰：“莊周云：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；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。老子云：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。考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之致，但欲攸序彝倫，明忠列孝慈之先，意在敬事君父。縱稱至德，唯是安上治民；假令要道，不出移風變俗。自衛反魯，詎述解脫之言？六府九疇，未宣究竟之旨。及《養生》《齊物》之談，龍圖、鳳紀之說，亦可懷仁抱信，遵厲鄉之志。刪經讚象，肆闕里之文，次曰九流，末云七略。案《前漢藝文志》所紀眾書，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，莫不功在近益，俱未暢遠途；皆自局於一生之內，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。遂使當現因果理，涉旦而猶昏，業報吉凶義，經丘而未曉。故知《逍遙》一部，猶迷有有之情；《道德》二篇，未入空空之境。斯乃六合之寰塊，五常之俗謨。詎免四流浩汗，為煩惱之場？六趣喧嘩，造塵勞之業也。原夫實相杳冥，逾要道之要；法身凝寂，出玄之又玄。惟我大師，體斯妙覺，二邊頓遣，萬德俱

融，不喧不寂，安能以境智求？非爽非昧，胡可以形名取？為小則小也，而無內。處大則大也，而無垠。故能量法界而興悲，揆虛空而立誓，所以現生穢土，誕聖王宮，示金色之身，吐玉毫之相。布慈雲於鷲嶺，則火宅焰銷；扇慧風於雞峰，則幽途霧卷。行則金蓮捧足，坐則寶座承軀，出則帝釋居前，入則梵王從後。左輔密跡，以滅惡為功；右弼金剛，以長善為務。聲聞菩薩，儼若侍臣，八部萬靈，森然翊衛，演涅槃則地現六動，說般若則天雨四花。百福莊嚴，狀滿月之臨蒼海；千光照曜，猶聚日之映寶山。師子一吼，則外道摧鋒；法鼓暫鳴，則天魔稽首。是故號佛為法王也。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，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。是以天上天下，獨稱調御之尊；三千大千，咸仰慈悲之澤。然而理深趣遠，假筌蹄而後悟；教門善巧，憑師友而方通。統其教也，八萬四千之藏，二諦十地之文，祇園鹿苑之談，海殿龍宮之旨，玉諜金書之字，七處八會之言，莫不垂至道於百王，扇玄風於萬古。如語實語，不思議也。近則安國利民，遠則超凡證聖，故能形遍六道，教滿十方，實為世界福田，蓋是蒼生歸處。於時敬信之侶，猶七曜之環北辰；受化之徒，如萬川之投巨海；考其神變功業，利益人天，故無得而名也。既滿恒沙之因，故得常樂之果，善矣哉！不可測也。但以時運未融，遂令梵漢殊感。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，東國暫見聞之益，及慈雲卷潤，慧日收光，乃夢金人於永平之年，睹舍利於赤烏之歲。於是漢魏齊梁之政，像教勃興；燕秦晉宋已來，名僧間出。或畫滿月於清台之側，表相輪於雍門之外，逮河北翻辭，漢南著錄，道興三輔，信洽九州。跨江左而彌殷，曆金行而轉盛，渭水備逍遙之苑；廬嶽總般若之台。深文奧旨，發越來儀，碩學高僧，蟬聯遠至。暨梁武之世，三教連衡，三乘並騖，雖居紫極，情契汾陽。屏酒肉而撤饕人，薰戒香而味法喜。恐四流難拔，躬以七辯能持　乃輕衮飾而御染衣，舍雕輦而敷草座。於時廣創慧台之業，大啟表塔之基（《梁記》云：東台西府在位八十餘年，都邑大寺七百餘所，僧尼講眾常有萬人。討論內典，共遵聖業，孜孜無倦，各厭世榮也）。遂令五都豪族，厭冠冕而歸依；四海名家，棄榮華而入道。自皇王所居之土，聲教所覃之域，莫不頂禮回向，五體歸依。利物之深，其來久矣。孔老垂化，安能與京？案《三十六國春秋》《高僧》《名僧》《牟子》等紀傳，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，佛法東流，政經十代，年將六百。名僧大德，世所尊敬者，凡二百五十七人。傍出附見者，及燕趙王公，齊梁卿相等，凡二百五十一人。陳其行業，大開十例。一曰譯經，二曰解義，三曰神異，四曰習禪，五曰明律，六曰遺身，七曰誦經，八曰興福，九曰經師，十曰唱導。此例高僧，皆德效四依，功備三業，法傳震旦，實所賴焉（邪見隱而不論，但說五三惡者。夫雪山之內，本多甘露，亦有毒草；大海之中，既有明珠，亦饒羅剎。喻昆嶽缺於片石，鄧林損於一枝耳。復何可怪之耳）。”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